# 籌遼碩畫

六

# 華陽國志

# 籌遼碩畫卷之六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戊午仲夏

○江西道御史李徵儀題爲遼撫喪帥失地乞頒嚴旨立賜建問以伸國憲以勵人心事切惟人主君臨萬國如天地生養萬物潤以雨露暄以日月而尤必震以雷霆雷出地奮勾萌悉達是生物之功未有迅于雷霆者人主憲天出治慶賞刑威兼施並用所稱一怒安民亦人主之雷霆也稽之往代未易殫述即

皇上近年如寧夏之成功播州之抵定朝鮮之救
援陳用賓之斃獄雖得失難易不同而
天威神武駕軼百王以基億萬年之太平道固必
出于此乃有失陷城池逼殞大帥殺數萬無
辜之赤子若遼撫李維翰者尚可建牙吹角
儼然于三韓之地哉職請歷數其罪
陛下以全遼疆圉命維翰守之今且墮三城矣
陛下以全遼軍馬命維翰統之今且殺大將殺偏
裨覆全軍矣

陛下以全遼生靈命維翰撫之而今且殺擄數萬人伏屍數十里矣肉腐成山血流川谷陰房鬼火白骨黃沙孤兒寡婦之哭聲維翰畏縮目固不敢見耳豈不常聞耶百里趨利法當蹶上將軍聞虜警猝至維翰以令箭紅旗促諸路兵馬數晝夜而馳六七百里致張承胤等受其逼勒忿激赴死全遼之銳一舉而盡實維翰往遺之擒耳臣尚望

陛下法湯武罪巳之言下奉天哀痛之詔以慰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

人生死之心而維翰前疏惟悻悻與人爭長短角口舌且以開鐵無虞爲可解嘲向使開鐵有虞維翰之罪豈獨可嘲笑而已哉夫密間諜謹斥堠乃守邊長策奴酋逆志昭然在人耳目者已三十餘年糾數萬騎入犯內地而維翰俏然不知則亦幾同木偶矣虜退後自當親履其地掩骼埋胔吊死問疾以宣布皇上德意可也乃塞戶自守不敢移師一步今日一報曰達騎聯絡關外若干明日一報曰胡

騎圍其城搶其堡然惟云殺敵軍搶猪隻而止豈有重大失事而將領欺蔽之耶豈虜退已久而唿吹火光皆八公山草木耶束手無策或方之閉門修齋之王欽若然欽若飲上馬盃直赴天雄軍恐惟翰視之不啻貫育之勇矣乃長安人言更有甚焉盜樹既以名殺人羊之血莫辨通夷復以啓釁出關之使不返守將賣城降虜妻子乘軒赴敵事雖風聞通國人人駭愕人人歎息卒未有上聞之

皇上其故難言矣維翰生平不聞他過但其喪師
失地職于東事會議之日會語同官若當
肅皇帝朝緹騎持琅璫而東馳者此時幾數十舍
矣同官以臨敵易將止職不言職一腔孤憤
勃鬱之氣忿懣于中已久茲聞經畧部臣楊
鎬已至職不敢不直陳之君父之前若守勦
機宜經畧督臣仔肩于外樞部臺省謀斷于
中職復何言但守者如人之能立而勦者如
與人相搏者然世未有不能立而能相搏者

然不能相搏而僅僅曰我惟自立恐人之擠之仆之者踵至將怒目奮臂而與之角勝負乎抑俛首揖讓而遜詞以謝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勞于求艾在三年前而逸於用艾在三年後若苟爲不蓄則終身不得耳戰守和三字紛紜葛藤于宋人之口者幾三百年卒至于航海後已職以爲今日之議毋無備而輕言勦毋畫地而諱言勦必以勦之規模爲守而守自固以固守之餘力爲勦而勦自

勝職前疏不容不勦不容易勦之說也若陽借守之名陰用款之實則俛首遜詞之喻在廷必無此不忠之臣但武弁之欺蔽或媚以幾倖于旦夕而奴酋之詭詐或嘗我而弛我軍心叩關悔罪何所不有而我議餉苦于仰屋議兵苦于搏沙將有漸入其彀中而不知者故職直爲此廩廩耳若乃兵之強弱亦何常之有賞罰明則士卒奮兵勢強矣賞罰不明則士卒不奮兵勢弱矣進有厚賞退有顯

戮士何敢不進進有強虜退無明誅士又何苦不退大將之將兵朝廷之將將未有賞罰不明而能振勵人心大張撻伐者則辱國喪師之臣豈可一日容于堯舜之世哉而職復申之如奴酋之首不懸于北關則楊應龍不瞑目于地下李維翰之罪不行逮問則陳用賓將叫屈于圜土塞虜必且生心邊臣誰復用命天下事不可知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餉燃眉舉朝袖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

敬勒交儆苦詞以祈急救危亾事奴兒哈赤敢行稱亂爲二百五十年來所未遘此乾坤何等時而內外堂簾悠悠忽忽徒開端于撻伐莫究竟于始終守恐未堅戰于何地門庭現動搖之象堂奥釀艴鼽之行眞漢賈生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夫今日最急無如餉最難處無如餉最臣子所宜蚤夜竭蹷而圖無如餉乃以借餉言之微論借及留都者緣修途尚且無耗卽如會議百萬不以五十

萬分派戶兵工三部乎戶部十萬則部臣萬
有孚押運久矣樞部二十萬委運何官起運
何日即云酌緩急後發乃督解不宜用部司
官如萬有孚輩乎部司不宜蚤題乎何者蓋
此銀若樞曹委官則前日帑金解發不曾委
安國相耶而國相托病不改委史邦寧耶而
邦寧托病雖在委曾應星運解而時日已邁
文移滋煩斯亦足明委用之難矣若聽遼東
委官即未必再有如延綏王立恭敢行盜竊

然兼聞逃亾綏卒載道萬一不戒能無慮乎且也水衡亦借二十萬矣委運有官乎起運有日乎聞水衡止肯以十萬發讀其稅銀奉旨一疏有云遼左募兵于冬官何預乃亦議派此猶然爭職掌之故套也夫職掌之分在庶僚猶可而老成謀國僅甘心一官一職之用乎在平時猶可而正當披髮纓冠尚規規于典衣典冠之間作分別相乎即是循職爲言而大工急則急大工疆場急則急疆場該部乃

爲此硜硜乎斯亦闇于緩急之差數矣且大
工業經罷而庫貯稍有贏餘借盈濟虛此莫
非王事而慳吝乃爾何怪乎我
皇上于帑金悋不肯發也此即借餉而見人情之
袖手有如此者以運餉言之臣有海運末議
非爲今日也今日明知遼中穀價尚平只恐
大征時不無騰踴海禁須預開若臨急而開
則晚也又非爲全遼也全遼地遠明知鞭長
不及馬腹而近海者通海亦聊爲山海關一

綫之助也

國初置遼東即隸山東原爲運便耳洪武間鎮海侯吳禎永樂間平江伯陳瑄其奉督運悉自登而遼嗣是米粟布花之給遼運者由海運歲以爲常歷考二百五十年内通者什七禁者什三其禁也爲防倭變其通也爲濟遼窮然變固罕聞而窮其時有况先年劉忠武殲倭以望海堝取捷則海運一役倭虜兼防載在遼志可考也昨歲東省荒大開海運東

人賴遼以拯饑兵獨不能賴東以充餉乎唯是臣之所慮登萊距旅順一衣帶水不五百里而遙揚舡一日可到獨旅順隸遼金州衛從旅抵金不知有無水道但陸路可一百二十里此當作何接受作何輓輸作何防護臣考海運之利全在聽遼人與東人互相貿易以致遼人之富足若糧石恐不須太多以其獨于金復海蓋諸城更便而他處飛輓稍難祖宗朝所以飛輓容易者是遵何道今邊臣既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